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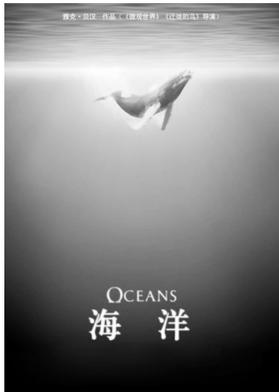


相关推荐



■《家园》

珍稀物种灭绝,原始资源奇缺,污染日益严重,人类以及地球的明天将何去何从?导演扬恩·亚瑟经过15年的筹备,历时50多个国家拍成此片。从澳洲海底的大堡礁到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从亚马逊热带雨林到戈壁沙漠;从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绵不断的棉花田到中国上海、深圳的工业城镇。影片以俯瞰视角,向世人展现地球的绝美以及日趋危急的生态现状。明天并不遥远,但我们该选择怎样的未来?



■《海洋》

海洋是什么?这部影片告诉你答案。这是一部以环保为主题,令人叹为观止的生态学纪录片。本片聚焦于覆盖着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蓝色领土”,导演深入探索这个幽深而富饶的神秘世界,完整地呈现海洋的壮美辽阔。影片制作耗时5年,耗资5000万欧元,动用12个摄制组、70艘船,在全球50个拍摄地,有超过100个物种被拍摄,采集了超过500小时的海底世界及海洋相关素材。

文化热点

神奇的一天 神奇的生灵

◆常笑

浮生一日,蜉蝣一世。对于不同的生灵,丈量光阴的度量衡总不一样。在这个幸运的蓝色星球上,所有生命个体于亿万年的时间长河里,都顺应着阴晴昼夜的交替,经历分秒年月的流逝,日复一日地破解求生的密码,这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智慧。

而这些稀松平常的轮回,彼此交错叠加,让生命的阈值不断被拉伸、扩大。在深海与高山之中,在冰川与草原之上,生命的史书缓慢而坚定地书写着,最后在城市的荧屏之上,浓缩为从日出到月落的24个小时,这不长不短的一段时光,恰恰好被称为《神奇的一天》。

去观影的那一天,北京城正迎来了立秋的第一场暴雨。我摇下车窗,凉风带走了暑气。我悠闲地伸出手,在城市交错的道路和林立的高楼间跟一年之中的第三个季节打了个招呼,惊觉2017年已过了大半。忙忙碌碌的工作日,一两个小时总是转瞬即逝,开完会一看表,才意识到深夜已至,在这样昏天黑地的繁忙中对于时间的概念模糊而不自知。而时间,却正是这部电影的主线,循着太阳的行走轨迹,配合地球的自转节奏,她讲述了38个物种的日常。

在这部中英合拍片中,范立欣导演从中国的文化视角进行阐述,使其更多带有东方哲思。阿鲲团队配乐,成龙配音,严歌苓中文旁白编剧,最重

要的是,它拥有演技最在线的全珍稀“演员”阵容。

没有特效CG,小海鬣蜥蛇口脱险不输任何一部飙车大戏;没有流量小生,树懒先生和树懒小姐的相遇就是一部啼笑皆非的偶像剧;没有剧本安排,数万只帽带企鹅纵身跃下汹涌白浪,赶在日落前给妻子和宝宝带回食物。生活对于他们简化成生死的命题,万水千山,要用出发了半日的脚步蹒跚走过。在这些又坚强又艰难的身影背后,朝霞给远山边缘镀上金光,随后正午的太阳把地面烤得炙热而苍莽,风尘硕大,等到河面泛起波光摔碎了夕阳,深夜萤火明暗,绿眼野月月下长啸,新的一天即将破茧。

在同样的一天,你草草地吃过了早餐,地铁里人声鼎沸,步履匆忙。你打开电脑敲击键盘,窗外阳光被更高处的写字楼遮挡。朝晖夕阴几乎都被你错过,夜晚光明如昼,睡眠清浅。

电影里,上演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就在你茫然度过的刚才,抹香鲸家族在海里垂直地打了个盹儿,两只长颈鹿用脖子打了场架,北极的冰川融化,墙外笋出成林,山间有一首歌,你听不见她。

那些到不了的远方,那些磨损了的生命音符,那些按部就班却英勇无比的日子,由大银幕带到你的眼前。

每一帧,都是无与伦比的地球礼赞。

影厅里多是家长带着孩子。孩子们拒绝老老实实坐着观影;看到狗熊在树上蹭痒痒,就要拍着手笑;看到小

斑马太过虚弱快被洪水冲走,就扑进妈妈怀里哭;看到大熊猫妈妈抢了自己宝宝手里的竹子吃,座位前面的小姑娘立刻转过头质问自己的妈妈:“你是不是也这样对我的!”听到这我差点笑出眼泪来。

整场电影简直就是个小型的“十万个为什么”座谈会:蘑菇为什么会发光?鬣狗的眼睛为什么是绿的?鲸鱼身上为什么挂着许多小鱼?为什么猴子妈妈是黑色的,猴子宝宝是金色的?家长们一边教育孩子不要大声讲话,一边向我投来抱歉的微笑。眼前这些蹦蹦跳跳的小身影,其实根本让我生气不起来。他们无知、好奇、善良、本真。他们眼睛里闪着星星的光亮。他们大概并没有概念,电影里发生的一切距离他们有多么遥远,那可能是要飞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的地方,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亲历的场景。但是他们小小的胸膛里跳动着的心,让他们努力地去体会,去感知,为之喜,为之悲。

电影结尾,荧幕里出现半轮红日,前排一个小姑娘忽然站起身来,在一排排座椅中间将露出了半个头,在红日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剪影,与旁边起舞的丹顶鹤一起,留在了电影里。那大概是整场片子最美的一个画面。

我想起叶广岑的小说《黑鱼千岁》里有一段,写的是山里的孩子不称大,长子都从第二开始排,把第一让给山里的大树、石头、豹子一类雄壮而结实的东西。跟在它们后面称兄弟,借助它们的生命力量,意为好养活,能长命百岁。这大概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自然观,敬畏、谦和、共生,把山林里的生灵邀请进家门,给一个响亮的名分、一个重要的辈分。后来,这份心意渐渐淡了。日月仍旧孤零零高悬,漫天星辰难得一见,节气时令不再指导着四季耕种,远方的生灵,则变成疏离而无关痛痒的知识符号。

不论你是否有兴趣走进影院,花上两个小时陪伴万物度过他们朴实而了不起的一天,希望我们都能慢慢重拾起这份谦卑,把再寻常不过的晨曦视作一件盛事;把为生灵自然而生的喜悦,当作一项必修课来迎,希望我们童心不泯,赤心不变。

希望我们的生命平静安详,便如同这寻常世界中任何一段生命一般无二。如同花开花落,如同昼夜相继,该怎么开始便怎么开始,该怎么结束便怎么结束。而这样的生命,却又不能不称之为“神奇”。

编者按

去年8月,自然记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从低排片中逆袭,把大熊猫丫丫、金丝猴淘淘、雪豹达娃的故事讲到观众心坎里。影片在北美上映后,票房逾千万美元,成为北美自然纪录影片影史票房第八名。

今年暑期档,自然记录电影《重返·狼群》《地球:神奇的一天》等相继上映。尽管低排片的阴云依然笼罩,但影片还是以诚意制作收获了观众口碑。从这些自然记录电影中,有人品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生命况味,有人感慨原来自己连地球1%的美都未曾见过,也有人唏嘘与自然走远、童心不再。

做自然记录电影难,难在专业人员少、市场冷、投资少。但也有人悲观,比如范立欣——《地球:神奇的一天》的联合导演。在他看来,中国自然电影才刚刚起步,这可能是自然记录电影最好的时代。



▲图为电影《地球:神奇的一天》中的巢鼠。



图为电影《地球:神奇的一天》中的丹顶鹤。

对话

梅尼古特——生态电影人的“小戛纳”

◆本报记者王琳琳

首届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近日在黄浦江畔落下帷幕。在这场以“点亮绿色,承载未来”为主题的活动,本报记者采访了受邀参会的梅尼古特国际动物与自然电影节(以下简称梅尼古特电影节)代表伊夫·马赫·西华特。

中国环境报:能否介绍一下梅尼古特电影节?

答:梅尼古特国际动物与自然电影节每年10月底、11月初在法国南部高山之间的一个小镇——梅尼古特镇举行,迄今已经有30多年历史了。它由知名电影人Dominique Brouard在1985年创建,有“小戛纳”之称。小镇上人口很少,仅900人左右,但是,电影节时,则有3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和观众来到这里。小镇上没有宾馆,没有咖啡馆,来宾就开房车、搭帐篷,享受这场绿色的电影盛宴。

与其他商业化、竞争性强的电影节不同的是,我们梅尼古特电影节特别像一个大家庭。每年,很多老面孔在这里相聚,也有新人加入,每个人就像回家一样。除了村子里举行的电影节活动,我们还会在村周边的森林举办观察动物、拍短片这样的活动,就像游玩一样。有时候,还可以约上几个朋友从梅尼古特镇开车,走上一个半小时的路到海边。

因为关心爱护自然的人越来越多,不少机构、基金也参与进来,使得梅尼古特电影节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中国环境报:梅尼古特电影节在哪些方面推动了动物与自然保护事业?

答:感谢创始人Dominique Brouard,在他的努力下,梅尼古特电影节使得很多热爱、专注于动物与自然电影拍摄的人,找到了组织。在这里,关于动物保护与自然电影拍摄的议题,会被很严肃认真地看待。

同时,梅尼古特电影节每年都会举办很多论坛,很多机构和相关人士会探讨如何保护动物与自然。

中国环境报:您觉得,梅尼古特电影节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推荐给中国?

答:我这次来中国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法国梅尼古特电影节的代表,一个是法国梅尼古特动物电影学院(IFFCAM)的代表。如果让我介绍经验,梅尼古特电影节形成的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机制,是值得推荐的良好经验之一。

法国梅尼古特动物电影学院(IFFCAM),是我们梅尼古特电影节创始人Dominique Brouard在这个小镇上发起成立的一所学校,教授动物与自然电影拍摄相关的知识。它由当地政府和波切大学共建,属于公立学校,全世界像这样的学校也没有几家。

电影学院从2004年开始招生,每年招收15名左右的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大学毕业生,年龄多在22岁~24岁之间,对于学生的专业背景,我们并没有要求一定要

与电影或动物、自然等相关,而是更加关心他们对自然的兴趣。截至目前,我们大约招收了150多名学生,学生背景强调国际化、差异化,这些学生有学金融的,有学政治的,有学生态的。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背景与经验来到这里,互相交流,互相启发。我们也特别注重招收中国学生,目前已有3名优秀的中国学生在这里完成了学习。

可以说,电影学院就是梅尼古特电影节的孩子,我们特别关注学生想做什么样的电影,而不是一味地教授他们拍摄的技巧。一般情况下,学院的学制是两年,但是很多学生现在自发延续了第三年的学习,利用这一年筹集资金、组织队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很多学生在此学成后,也会送自己的作品参加电影节竞赛单元。

中国环境报:在您看来,中国的动物与自然保护事业应该如何推进?

答:不只是中国,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动物与自然保护事业要想做好,必须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同时努力,才会有大的发展。

目前,梅尼古特电影节已经显现出了这方面的特质。梅尼古特镇原本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小村子,因为电影节和电影学院,周边的村庄逐渐发展起了绿色旅游,居民的经济生活条件逐渐得到了改善。现在,周边居民的意识有了很大提升。

影评

互不打扰,各自安好

◆陆晓童

没有特效、没有技巧、没有专业的设备,这部纪录片今年6月上映以来饱受争议。有人说它根本不配登上电影荧屏,有人却评价它为年度良心之作。

《重返·狼群》的故事很简单,写生的女画家在草原救下了一批小狼崽,与好友共同抚养3个月后将它们带回草原,用7个月的时间让它们重返狼群。

不管从叙事逻辑、细节捕捉,甚至基本的画面质量来看,整部片子都显得有些单薄、仓促,没有一部优秀电影该有的磅礴曲折。同类型的纪录片和大制作电影也不在少数。不少人质疑,这样一部“粗制滥造”的纪录片,怎么能比得上前几年饱受好评的剧情片《狼图腾》?又如何同镜头清晰专业的《动物世界》媲美?

但偏偏就是这样一部连拍摄设备都五花八门的纪录片,让我看后深受触动。它的与众不同,正在于它不专业的手法和真实的故事。

手机、傻瓜相机、高清DV,甚至还有行车记录仪和小区的监控记录画面……任何可以记录下这10个月时光的画面都被剪辑进了这部纪录片中。也正是因为这些混搭,让我时刻能感受到最真实的自然,并清晰地意识到,这些剧情不是为了宣传而刻意设计的,不是为了赚取眼泪而故意安排的。在这个连真人秀都可以有剧本的浮躁时代,这一点弥足珍贵,也提升了影片的震撼效果——那是一匹真实的狼所展现的样子。

故事的开头,牧民告诉李微漪,

有一头公狼被猎杀者打死,母狼养不活一窝幼崽,就到处去找公狼。“公狼的皮被剥了下来,母狼应该是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后来,它吃下了牧民用来毒狐狸的毒肉,这种毒肉气味很大,狗都不会上当,狼更不用说了,但它还是吃了。”李微漪想要找到那一窝小狼,救活成为孤儿的它们。“当我找到狼窝的时候,6只小狼只剩1只了,我就模仿母狼喊小狼的声音呼唤它,然后它一下子就站起来,趴到了我的怀里,好像找到了这个世界上 safest 的地方。”

相处时,女画家哭,小狼格林会用舌头小心翼翼地舔干眼泪;画家笑,它会咧着嘴学着她一起笑;画家生病了,它会急急忙忙叼着食物来安慰,会呜呜地心疼嚎叫;女画家不小心崴了脚,小狼会翻过山头,从大老远牵来一匹马;分别时,小狼三去三回,多番徘徊,就是不忍心离开;4年后的第一次重逢,一狼一人相对无言,想相认又不敢相认……把10个月的光阴浓缩成90分钟,用6年时光剪辑了1700多个小时的真实素材。正如女画家李微漪自己所说,“尽管电影不够专业,比较粗糙,但它有灵魂。”

在过去,狼群常与“凶狠野蛮、血腥残暴”的刻板印象挂钩。随着《喜洋洋与灰太狼》动画的风靡,在新一代孩子眼中,狼的形象又开始萌蠢化、生活化,形成了另一种极端的刻板印象。而女画家李微漪却娓娓道来了另一种狼,它们有狂野的一面,也有温柔的一面,会殉情、会念旧,有自己想要坚守的美好生活。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



它们?

前几年的一档动物真人秀节目中,嘉宾和动物过于亲密曾受到非议。让野生动物穿衣服、将动物人格化、嘉宾们用他们以为的“会让动物变得可爱,变得快乐”的方法来对待野生动物,却忽略动物本身的感受。

而本片中,盗猎者用另一种极端的态度在草原疯狂猎杀狼群,在他们倒卖着620张狼皮袄的同时,中国境内最大的狼群仅仅剩下8只狼同伴。这样的数据不免触目惊心。

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让我们容易在某一瞬间忘了万物平等,转而以人类自我为中心,自诩为高级生物,地球主宰。但事实上,野生动物既非人类的天敌,也非人类的私宠或附属。

人类断无理由为私欲而盗猎或圈养。与它们最好的相处,莫过于让其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然规则去生存。大自然有它固有的生态链,狼群捕食的生存本能也是大自然的法则之一,这些法则应当受到敬畏。

在影片的最后,万分不舍的女画家将小狼崽放回了若尔盖草原,她知道它终究会长大,而那片草原才是它可以自由奔跑的地方。或许这正是构筑和谐绿色地球的“万能法则”——互不打扰,各自安好。